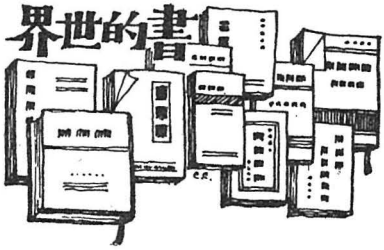

壹闡提

我喜愛的書

夢的解釋

原著：西格蒙・佛洛伊特

翻譯：賴其萬，符傳孝

出版：志文出版社，新潮文庫79號

這本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，書名幾乎是無人不知的。一般文學界與藝術界的朋友，在言談文字間也動輒提到這位作者和這本書。精神分析學說，七十年來（「夢的解釋」一九〇〇年出版於維也納）已經深切影響了人類智識的每一部份；尤其文學方面，說因它而另闢蹊徑，窺見堂奧，新標境界：我想沒人反對吧？

我在十七八年前接觸到普通心理學，教育心理學時，就對於這部門很著迷，以後陸續讀了幾本有關精神分析的書；我一直奇怪，這本經典之作，爲何遲遲不見中譯？直到前年好友購贈我一部高橋義孝氏日譯的「夢判斷」，總算瞭然於懷：想要譯通這本書，除精通洋文（普通都是由英譯本再譯過來）外，譯者一定要是醫

學，精神病學，心理學的「近似專家」才行。在我們的中譯本和高橋氏的日譯本的序文裏，都再三表示有些文字幾乎是不能外譯的，「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自己的夢語」。日人在一九三〇年就有日譯本；我手上這部新潮社出版的「夢判斷」却是一九六九年發行，一九七〇年第三版的書。譯者在譯後語裏坦承，以往自己日譯的本子裏，很多不當和誤譯的地方，所以才在「很多專門家的教示下，修改過全文」。可見這是如何難處理的一部書了。就讀者立場說，把中日兩個譯本比較瀏覽一過後，眞的對於志文出版社的大手筆，我有感謝的心情。

在這裏無法把這本書加以簡介的，也不需要，因爲既有中譯本，有心人自然會讀它；想從簡介裏得到些許浮泛印象的人，我看是乾脆免了的好。

我們的中譯本，譯者與發行人無疑是盡了相當苦心的。例如：㈠第一章「一九〇〇年以前有關夢的學術文獻」，如全譯實在太長，所以據英文本節譯成三千字外並在序文裏作一綜合說明，減少讀者的負擔而脈絡分明，並不損全書的完整。㈡字體方面：「夢內容」部份特加「～～～～～」標明，重要結論或關鍵字眼，以「黑體字」行之。這似乎是前此所少見的。㈢幾幅插圖也很有幫助解釋之效。

讀這部書，除譯文本身問題外，另一層障礙是心理學，精神病學上的專名，所以我想：再版時，除中英文索引外，如果能把那些專名加予「註解」，這部書就更能被一般讀者接受了。我建議讀這部書的朋友，最好把有關弗洛伊特的幾部書一起讀，尤其高覺敷在民國二十年就譯出的「精神分析引論」，必需一讀。高氏在序文裏採取的批判態度，也很有參考價值。

另外我讀了幾部這類書後有一個感想，也是啓示：從更高更深更廣的角度去思考弗洛伊特的「泛性論」，也許對於所謂的「性」，會有更精確深入的認識吧。這樣也許已越出弗洛伊特等的本意，但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「六經爲我註脚」，所有的學說，祇是我們的「橋」或者「

扶把」而已。

科學哲學與人生

著者：方東美
出版：虹橋書店

這是一本很「老」的書；前五章寫作距今已四十多年，第六章也離現在三十多載。作者在「臺版自序」裏說：「假令由今日的立場論列書中的問題，自當顯現不同的現象」，「尚持有許多急待闡發的新意見」。但這應是就專門哲學問題說的，像我這類「一般讀者」，本書一讀一得益，眞是受用無窮。

本書共六章，首章「哲學思想緣何而起」，推論哲學思想的成因及其功能，爲宇宙觀與人生觀立下一種基礎。

第二章就希臘哲學的意義，發展，變遷大勢，剖析其宇宙觀之特點，並予評價。第三、四、五章是敍述歐洲思想的流變，並就物質科學，生物科學，心理科學三個理路探索其哲學涵義。其中最精彩的是敍述中夾帶批評，揭出近代歐洲思想的是非得失。

最後一章「生命悲劇之二重奏」，論斷希臘與近代歐洲兩種不同的生命精神，想融攝科哲學與藝術的思潮，使成統一的理想文化結構。

本書各章闡發的一貫旨趣，是認爲宇宙人生乃是一種和諧圓融的「情理集團」；分割不得的。科學不能違情以言理，猶之哲學不能滅理以陳情。科哲合作，理情交得，然後人類思想與

文化乃臻上乘；否則理彰而情乖，或情勝而理屈，都將輕重失平；文化的危機，活潑的生命精神勢將支離滅裂枯索萎絕。作者對於希臘與近代西洋思想的流變原委，都力求同情的瞭解，但涉及評價時，我們讀者馬上領略到作者對於前者的讚美，仰慕，甚至於能「感覺」其醉心於古希臘的生命情調來。我每讀一次就加重一次認定：本書不但是學者的哲學論述，同時也是一種文學創作。作者不但窮理，而且盡情。

（案：這也是一部不適於把內容簡介出來的書，以上所述各段，大都也是節錄自作者序文。）

我說它也是一種文學創作，還有一層重要理由，也是使我這樣喜愛的原因。那就是這部書的文字太迷人；作者熔文言白話於一爐，鑄哲學文學爲一體，臻至渾然完美的文字藝術，自創獨有的文體風格。它擁有「孟子」的雄偉明潔，又似乎是脫胎於「莊子」的綿密典麗；至於其中引證的譯文譯詩，更是芬芳四溢，音韻鏗鏘，已不能分辯是譯是創了。例如二八八頁至二九〇頁，引述的一段「大地歌辭」，使人不期然想起「逍遙遊」「齊物論」來。行文到此，且讓我摘錄「生命悲劇之二重奏」中的一段，算是窺豹之一斑：「……我們現在亦可把學人研究學說的態度劃作三種：一如蚯蚓墾園；二如驪龍戲珠；三如老鷲搏雲。蚯蚓寄生園地，藏修息游，飫沃增肥，蟲壤交利。這是學人沈潛濡染的深工夫。驪龍得珠，內隱文縷，外顯妍狀，鑿破既傷其全眞，吞咽又恐遭呃逆；只得嘯吐拮據，作態把玩。這是學人探索玄理奧義的姿態。廓落長空，浩蕩雲氣，老鷲振翼乘風，廻旋絕世，上凌縹緲煙霧，下掠碧海滄波；自在流眄，去來都無拘束；有時摩閃雙眼，俯瞰荒峯隱隱，廢港悠悠，嘹唳數聲而已……」

校園裏的椰子樹

著者：鄭清文

出版：三民書局

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，收近作九篇。其中「天鵝」和「校園裏的椰子樹」是很出名的篇什；「門」是獲得臺灣文學獎的作品；「蛙聲」，我個人以爲是鄭氏文學歷程中，臻於另一境界的作品。

鄭氏的小說，一直是近幾年來純文學王國中，一叢幽蘭，但置身空谷絕壁，不容易被大衆讀者所欣賞。就學養和對作品的要求上說，鄭氏應歸入「學院派」作家；但從其觸鬚所及，關心的重點言，却是道地的「江湖派」（註一）

要瞭解他人的作品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尤其像鄭氏的作品。以下所敍述的，祇是一般淺顯浮表的觀感而已：

㈠本集九篇小說，可以粗率地分成三類，一是寫戰爭的陰影，二是寫「適性底生活」，三「自救」的思想，這三個方向，最後又歸結於「自救」這個更高的理念上：人性是會被歪曲的；成長加上不僞乃是自救之道。

㈡作者祇寫一個境界，指示一種可能，這個主題，我以爲在他心中也不一定是條理明晰的，於是如三菱鏡裏看世界，七彩繽紛，可看出各種「殊相」來。質言之，就因讀者環境，性格不同，心得也就各異了。

㈢作者有一種「最後的得救」——非由上帝而是自己——的思想。人是如此地需要上帝，可

是……。可是如何？他不肯定說出，但讀了他的小說就知道「它」什麼。然而，畢竟「人」太有限了，非有「椰子樹」，「蛙聲」不可。我以爲這是鄭氏「樸素的悲劇觀」。就拿「校園裏的椰子樹」來說，它的主題傾向是：人，不能因寂寞而接近或結合的，人總在尋求那最後的生存勇氣；但是人仍然太軟弱了。雖然處處證明世上已無「神」，但人有時候還是要「一種神」的——那就是在本身上。人又往往明知不適合的，但難免還是要在錯誤裏經歷一番，這是宿命式的悲劇；有時候，知識祇能增加人的痛苦。

㈣鄭清文的人物有個共同特點：形貌模糊。大致說來，比較傳統的小說，對人物的要求是生動的，立體的；現代小說則否，它不想從廣大羣衆中把一個取樣刻畫出來。人物，祇是代表一種模糊的宗旨，或情況。這是一種以不刻畫爲刻畫的手法。其實人物在自然的狀況下（即取樣的人物），應該是模糊的。所以這種寫法太難，易流於誤會。（註二）

㈤「蛙聲」是一篇奇妙的作品，是「很純的人」的故事。一般人已經太老成——麻木了。「蛙聲」的主角却在一項自己信任的客觀標準突然崩潰後，猛然發覺自我因而動搖了；也因此必須「逃避自己」，因爲自己也以「義乳」欺騙了愛人。這個時候「蛙聲」出現了，蛙聲救了她。然而還是自救！這就是作者的自救思想。本篇主角最後回歸於眞實，這是作者的人格與文格兩者合一的表現。

㈥鄭清文的語言文字很特殊，却也受人誤解。關於這點，我不在此饒舌，請讀者細心詳讀，自有公允之論。

本社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9之3號五樓
本社電話：333763
訂閱或刊登文化廣告請於每天（星期例假除外）上午十一時至四時打電話給我們。

望鄉的牧神

著者：余光中

出版：純文學出版社

余光中是個響亮而光芒四射的名字，不管有多少人反對他，但沒人能否定他在當代我國文壇上的某一個適當位置吧。

對於「散文」，我一直沒法改變某些偏見；在詩、小說、戲劇外，給「散文」劃一個同等地位，在我的觀念裏實在很難。（讓我再一次自承是「偏見」）然而「望鄉的牧神」裏的幾篇純散文，我實在愛不釋手。那是：「咦呵西部」「南太基」「登樓賦」「望鄉的牧神」「地圖」等五篇。順便提出一個疑問：爲什麼把這五篇散文和其它十幾篇不同性質的文字編輯在一起？

對於文學語言的鍛鍊，大概分兩段路子進行：一是在約定俗成的明暢流利的語言裏，設法脫胎換骨，自鑄風格，例如林海音，余光中，張曉風等是。另一途徑是所謂「惡文」（註三），故作詰屈聱牙，音調艱澀之文，造成一種「形勢」，强迫讀者慢慢咀嚼。例如近年的朱西寧；王文興在「中外文學」連載的「家變」等。

余光中的這五篇散文所表現的節奏感，空間感，以及濃縮明艷的意象，可謂把中文的可能表現，推進到另一個境界了。這和作者的音樂修養，以及詩人本色大有關係吧。另一方面，文學創作，就語言文字說，正是一種不斷撞擊破壞，不斷孳生新機的行爲。余光中大量地鎔鑄新詞，大膽改變詞性行文，是應該給予容忍，甚至喝采的。這是一種嚐試，也是從事創作的

人的一種責任——使我們的國語國文，更深厚更浩瀚，更神奇而豐富。（註四）

我因爲這個理由，喜歡又欽佩余氏的「望鄉的牧神」。

許世瑛先生的兩本文法書

中國文法講話 開明書店出版

常用虛字用法淺釋 復興書局出版

這是兩本工具書，在這裏談及，似乎有點奇怪。我個人以爲，我們爬格子朋友，應該很注重語文基本的修養才好。文學的語言，來自社會大衆與古今名著，但要過濾它，超越它，這時候，最基本的語法文法的比較運用能力，成爲最必須的。這兩本書，我覺得非常適用。

「老子」和「莊子」

這兩本書的校註、釋義、句解繁不勝舉。我手邊就有好幾部；我常翻閱的却是新興書局發行，李修註釋的「老子白話句解」，和文友書店出版，葉玉麟譯解的「白話莊子讀本」。不是說這兩個本子特別好，而是老師爲我講解時，用了它；服役當兵三載，枕頭下壓著也是這兩個本子。

「莊子」和「老子」，可以看作憤世嫉俗的思想，對當時社會現象不滿而發，也可以說是透過治亂興衰之由，識得成敗得失之故後，已了悟人間萬事萬物相對性，却能進而把握相對背

後的絕對理體，所以淡泊自然，無爲而德，逍遙物外而與萬物齊；任乎自化，渾然圓成。多高明的思想，尤其逢斯亂世，老莊豈止是避風港，也正是救生橡皮艇呢。

讀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書，我有一個看法：與其逐字逐句被註釋者牽著鼻子走，不如備幾本好辭典好參考書，讀原文，直接和古人交通。我最反對的是，拿外國思想流派的一些概念，硬套在我們的老祖宗脖子上。例如，據說日本人發現「莊子」的哪一章節含有「實存哲學」的概念，於是有人就喊「海德格爾」「沙特」等算老幾？存在主義的創始者是我們的老莊周哪！罪過罪過，我們直接和莊老先生親熱親熱不就很好了嗎？

威廉●福克納的幾部小說

不曉得到目前爲止，福克納的小說，除了何欣先生譯的「佛克納短篇小說選」，和中篇「熊」外，還有沒有其他？如果沒有，實在是我們讀書界，也是文壇的一大遺憾。

我擁有幾部福克納的日譯本長短篇小說，希望早些購齊他的其他幾本重要作品。如果有好的中譯本就省時省力多了。我決心至少十年內，除「應景」閱覽外，要讀小說就專讀他的小說。我希望，也可以說是祈求從事翻譯的學者先生，能把福克納的重要著作中譯過來；有魄力有眼光的出版社，能推出福克納的全集。這是功德無量的壯舉，我想成千成萬的人，也和我一樣地期待著吧？

註一　某先生提到「學院派」時，曾謂相對者為「江湖派」。

註二　這一段文字，是筆者前年臥病時筆記下來的。現在已分辨不出是當時細讀這本小說後自己的感想，還是摘錄什麼書的，特此聲明。

註三　所謂惡文是指離閒一般行文習慣、法則而不容易瞭解的文章。

註四　筆者對於語言文字的意見，詳見62年元月38期「台灣文藝」季刊：「語言的特性與限制」。